

虎臣与赐臣

王进锋 (华东师范大学历史学系)

摘要: 西周时期的虎臣有官员、士兵双重内涵。虎臣分左右、正侧,是周王朝征伐、抵御外敌的重要军事力量。西周金文中屡见赐臣现象。西周时期的被赐之臣主要来自周以外的地方,外地的进贡、致送是其主要来源。赐臣的地位低下,且有“家”、“夫”的差别。赐臣是西周时期自上到下的一种普遍现象。

关键词: 虎臣; 赐臣; 虎簋盖; 邢侯簋

中图分类号: K871.3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3-6962(2011)05-0047-06

一、西周“虎臣”证说

西周时期的金文和文献中屡见虎臣。至于虎臣的内涵,孔安国谓《尚书·顾命》“师氏、虎臣、百尹、御事”中的“虎臣”是“虎贲氏”。

按:虎贲,见于《尚书·牧誓序》“武王戎车三百两,虎贲三百人,与受战于牧野,作《牧誓》”,虎贲达三百人之多;也见于《顾命》“以二千戈、虎贲百人,逆子钊于南门之外”,虎贲有百人。这两处的虎贲都是兵士。虎贲还两见于《尚书·立政》,分别为“虎贲、缀衣、趣马、小尹”;“用咸戒于王曰‘王左右常伯、常任、准人、缀衣、虎贲’”,这里的虎贲就是守王宫之官。所以,从这四段材料来看,虎贲有兵士和王宫守官两层含义。盖虎贲本为王宫守官,渐渐地,其所统领的兵士也被称为虎贲。《周礼·虎贲氏》曰“掌先后王而趋以卒伍”,则虎贲主要负责王的守卫工作。《周礼·夏官》载“虎贲氏,下大夫二人,中士十有二人,府二人,史八人,胥八十人,虎士八百人”,说明虎贲内部也有高低之分。可见,西周时期的虎臣是周王身边负责守卫的军事性人员,既可以是官员也可以是兵士。

西周虎臣的双重内涵可得到文献和金文材料的证实。

从西周时期的文献和金文记载看,西周时期

的虎臣可以是官员。上文提及《尚书·顾命》的材料较完整的前后语境为:

惟四月哉生魄,王不恡。甲子,王乃洮颙水。相被冕服,凭玉几。乃同召太保奭、芮伯、彤伯、毕公、卫侯、毛公;师氏、虎臣、百尹、御事。

师氏,大夫官;百尹,百官之长;御事,诸治事之官。《顾命》篇中,虎臣与师氏、百尹、御事这些管理一定事务的官员并列,当不是兵士,而是《立政》中的守王宫之官。虎簋盖铭文云:

王呼内史曰“册命虎。”曰“𠄎,乃祖考事先王,司虎臣。今命汝曰:更乃祖考,𠄎(胥)师戏司走马、驭人,眾五邑走马、驭人。汝毋敢不善于乃政。”(《近出》491)

更,续也。《国语·晋语》“姓利相更”,韦昭注“更,续也。”晁鼎铭“晁,令汝更乃祖考,司卜事”,可为其证。𠄎,《说文》:“足也。…或曰胥字”朱骏声谓“𠄎,段借为胥。”《方言》六“胥,辅也。吴越曰胥。”免簋铭文:“令女(汝)(胥)周师司林”;善鼎铭文“昔先王既令汝佐(胥)隳侯”,用法与之相同。

走马,在文献中作趣马。《尚书·立政》:“虎贲、缀衣、趣马、小尹”,孔传“趣马,掌马之官。”《诗经·大雅·云汉》:“旱既太甚,散无友纪。鞠哉庶正,疚哉冢宰。趣马、师氏,

膳夫左右”，朱熹 “趣马，掌马之官。”^[1] 《诗经·十月之交》：“蹶维趣马”，郑笺 “趣马，中士也，掌王马之政。” 《周礼·夏官·司马》：“趣马下士”，郑玄注 “趣马，趣养马者也。” 《周礼·夏官》：“趣马掌赞正良马，而齐其饮食，简其六节”，郑注 “赞，佐也。佐正者，谓校人臧仆讲驭夫之时。简，差也。节犹量也。差择王马以为六等。” 则趣马就是为王掌马的官员。从西周金文中来看，走马也是为王掌马的官员，如大鼎铭载 “王召走马廌，令取雅盪卅二匹赐大。”（《集成》2807、2808）

在西周金文中，走马分左、右，如三年师兑簋铭 “王呼内史尹册令师兑 ‘余既令汝胥师酈父司左、右走马。今余唯鬲鬲乃令。令汝鬲司走马’。”（《集成》4318、4319）春秋时期的右走马嘉壶铭 “右走马嘉自作行壶”（《集成》9588），说明春秋沿用西周，也有走马一职，且有左、右之别。西周的走马有不同类别，且有等级之分，^[2]如三年师兑簋中有左、右走马和走马的不同；虎簋盖铭中走马与五邑走马也有别；又如元年师兑簋铭载 “王呼内史尹册令师兑 ‘胥师酈父司左、右走马、五邑走马’”（《集成》4274、4275），左、右走马与五邑走马并列，说明二者有别，而且左、右走马被王率先提及，则其地位可能在五邑走马之上。西周时期的走马往往受师的管理，如三年师兑簋铭和元年师兑簋铭中，走马受师兑的管理；虎簋盖铭中走马受师兑的管理。

在周王廷任走马之职的人当来自周朝之外，如元年师兑簋铭中的“五邑走马”就应当来自于五邑。载簋铭载 “王曰 ‘哉，令汝作司徒，官司籍田。赐汝织衣、赤雍、市、鸾旂。楚走马。取债五铎。用事’。”（《集成》4255）楚走马应当就是来自于楚，而在周王廷任走马一职，在载簋铭中，楚走马被王赐给了哉。

走马休盘铭载 “益共佑走马休入门，立中庭，北向。王呼左侧尹册赐休”（《集成》10170），说明西周时期的走马可用“职官+私名”的方式来称名，而且可以受到周王的册命赏赐。

驭人，即驭夫。^[3]《周礼·地官》“驭夫尝驭贰车、从车、使车。分公马而驾治之”，则驭

夫为管车之官。古代战争中有马，也有车，走马和驭夫正分管二者。总体来看，走马、驭人都是军事方面的官员。

在虎簋盖铭中，虎的祖先侍奉周王的先王，负责管理虎臣；周王让虎继承其祖先的职位，辅助师戏管理走马、驭夫和五邑走马、驭夫。从一般的角度来看，虎既然继承祖的职位，所以其管理的人员应当和其祖管理的人员相同，即走马、驭夫和五邑走马、驭夫也即虎臣。但是上引《尚书·立政》“虎賁、缀衣、趣马、小尹”中虎賁与趣马并列，表明二者不同。那么，只有另一种可能，即：虎臣、走马、驭夫是一类性质类似的官员，但具体的执掌有所差别，其均由虎和其祖所担任的官职管理。如此来看，虎臣也为军事性的官员。毛公鼎铭文载：

王曰 “父胥……命汝藉司公族，雱（与）参有司、小子、师氏、虎臣，雱（与）朕褻事。以乃族干吾王身。”（西周晚期 《集成》2841）

虎臣与三有司、师氏、小子并列，当有一定的地位，当是官员。

西周时期的虎臣也可指代士兵，属于“邑人”的范畴，其人员可能来自周统治范围内的各类的邑。师酉簋和询簋铭文载：

王呼史墙册命师酉 “司乃祖鬻（适）官邑人：虎臣；西门夷、鬲夷、秦夷、京夷；鬲身夷；新（薪）。”（师酉簋，西周中期 《集成》4289）

王若曰 “询，……今余令汝鬻（适）官司邑人：先虎臣后庸；西门夷、秦夷、京夷、鬲夷；师零侧（侧）新（薪）；□华夷；鬲身夷；鬲人、成周走亚、戎、秦人、降人；服夷。”（询簋，西周晚期 《集成》4321）

师酉簋铭文和询簋铭文中事情大体相类、很多人众身份相同，将二者可以放在一起对读，有利于更好地理解两篇铭文。适，《汉书·宣帝纪》“又赐功臣适后”，注 “适，承嗣者也。”司，管理。适官、适官司就是任职、管理。师酉簋铭文是周王命令史墙册命师酉任职、管理人众；询簋铭文中是王命令询管理人众。

关于两篇铭文中一些特殊的人众之间的关系与句逗，大致有以下几种看法：一，认为询簋铭文中的“庸”统属西门夷以后的人众，“庸”之后加冒号。郭沫若、^[4]裘锡圭^[5]持此说。二，认

为师酉簋和询簋中的邑人统属其后的人众，
“邑人”之后加冒号。黄盛璋持此说。^[6]三，认为师酉簋中的邑人与其后的人众是并列关系，之间应是顿号。《铭文选》持此说。四，认为师酉簋铭文中的虎臣统属其后的人众，“虎臣”之后加冒号；询簋铭文中虎臣和庸统属其后的人众，“庸”后加冒号。王祥持此说。^[7]我们倾向于第二种看法，即邑人统属其后的人众。

两篇铭文中一系列人众的称谓略有差别。师酉簋铭中 西门夷、虠夷、秦夷、京夷 中的 西门、虠、秦、京 当为地名；身夷 当同 询簋 铭文中的 服夷；新可能是表示一种身份的人，郭沫若以为是“薪樵之类的贱役”，^[8]近似。询簋铭文中 西门夷、秦夷、京夷、虠夷、□华夷 中的 西门、秦、京、虠、□华 可能也为地名；师𠄎𠄎薪 当指 师𠄎 身边从事贱役的人；成周走亚、戌 即指来自成周的走亚和戌；𠄎、成周、秦、降 为地名；服夷 指归服的夷。

邑人就是来自邑里的人。它包括师酉簋铭文中的虎臣和 西门夷、虠夷、秦夷、京夷 以及 身夷，也包括 询簋 铭文中的虎臣、庸和 西门夷、秦夷、京夷、虠夷、师𠄎𠄎薪、□华夷、𠄎身夷 以及 𠄎人、成周走亚、成周戌、秦人、降人 以及 服夷。邑人所统属的 西门夷、虠夷、秦夷、京夷、𠄎人、成周走亚、成周戌、秦人、降人 都是来自具体的邑，这与邑人的内涵是相合的。虎臣也属于邑人的范畴，由此看来，虎臣也应来自邑。虎臣与各类夷并列，这里的夷应为兵士。

在一些文献中，虎臣可同时指代官员和士兵。《诗经·常武》载：

震惊徐方，如雷如霆，徐方震惊。王奋厥武，如震如怒。进厥虎臣，阗如虓虎。

《诗序》谓 “《常武》，召穆公美宣王也。有常德以立武事，因以为戒然。”朱熹以为 “宣王自将以伐淮北之夷。”^[9]程俊英、蒋见元以为：“这是赞美宣王平定徐国之乱的诗。”^[10]可见反映的是西周末年的历史。“阗如虓虎”，毛传 “虎之自怒虓然。”郑笺 “前其虎臣之将阗然如虎之怒。”可见虎臣要参加征伐战争。且其既可能是官员，也可以是士兵。《诗经·泂水》载：

矫矫虎臣，在泂献馘。

虎臣要参加战争。《诗序》谓 “《泂水》，

颂僖公能修泂宫也。”郑笺云 “矫矫，武貌。馘，所格者之左耳。……僖公既伐淮夷而反，在泂宫使武臣献馘。”则《泂水》说的是春秋时期的事。虽然时代上有些差异，但虎臣有军事官员和士兵的双重内涵是不变的。

综上所述，西周时期的虎臣有官员和士兵双重内涵。另外，西周时期的虎臣还有其他一些特点，主要表现在：

其一，西周时期的虎臣分左、右。相关的青铜器铭文载：

王曰 “克，……今唯申京乃令，命汝更乃祖考，𠄎司左、右虎臣”。（师克盨盖，西周晚期 《集成》4468）

王若曰 “师𠄎，……今余肇令汝率齐师、纪、莱、𠄎、𠄎，左、右虎臣征淮夷”。（师𠄎簋，西周晚期 《集成》4313）

师克盨铭文中周王命令师克继承其祖的职位，管理周王的左、右虎臣。师𠄎簋铭文中，“齐师、纪、莱、𠄎、𠄎”应即来自齐、纪、莱、𠄎、𠄎军队；左、右虎臣则是周王的军队。周王命令师𠄎率领来自诸侯国和自己的军队征伐淮夷。

其二，西周的虎臣还分正、侧。无叟鼎铭文载：

王呼史𠄎册命无叟曰 “官司穆王逋（正）、侧虎臣。”（西周晚期 《集成》2814）

逋，正。铭文内容是王命令无叟管理周王的正、侧虎臣。

其三，虎臣是征伐、抵御外敌的重要军事力量。如上师𠄎簋铭文中，师𠄎率领虎臣等征伐淮夷。又载方鼎铭文载：

𠄎曰 “呜呼！王唯念𠄎辟烈考甲公，王用肇使乃子𠄎率虎臣御淮戎。”（西周中期 《集成》2824）

铭文中，𠄎因为父甲公，被王命令率领虎臣抵御淮戎。

总之，西周时期的虎臣是周王身边的军事守卫人员，分为官员和兵士。其来源应当是周王朝范围的各类的邑，他们属于邑人的范畴。他们分为左右、正侧，是周王朝征伐、抵御外敌的重要军事力量。

二、西周金文“赐臣”说略

西周早期的作册旂觥铭载 “唯五月，王在

岸。戊子，令作册兄（颺）望土于相侯。赐金、赐臣。”（西周早期 《集成》9303）铭文中王命令作册到赐望土于相侯，周王赏赐了作册旂金，又赏赐了臣。1961 年 10 月 30 日，陕西省长安县张家坡出土了一批青铜器，其中有孟簋，其铭文云：

孟曰 “朕文考累毛公遒仲征无𡗗（需）。毛公赐朕文考臣，自𡗗（厥）工。对扬朕考休。用𡗗兹彝作厥子子孙孙其永宝。”（西周中期 《集成》4162、4163、4164）

毛公遒仲，毛，国名；公，尊称；遒仲，为毛公的名。无需，国名。^[11]“文考”即作器者孟的父亲。孟的父亲当是毛公的下属。从称“考”看，孟的父亲“为阵亡者，盖其赏赐由其子孟领受”。^[12]“毛公赐朕文考臣自厥工”，就是毛公从自己的工中给孟的父亲赐臣。

如上铭文所反映的，西周时期赏赐贵族物品时往往会赐臣。那么这些被赏赐之臣的情况是怎样呢？

第一，从西周金文来看，这些被赏赐的臣来自周以外的一些地方。邢侯簋铭载：

王令荣冢内史曰 “𡗗（割）邢侯服，赐臣三品：州人、𡗗人、庸人。”（西周早期 《集成》4241）

割，分；^[13]服，官职。金文中，玉的种类可用品，如尹姑鬲铭文“赐玉五品”（《集成》754）、鲜盘铭文“裸玉三品”（《集成》10166）；田的种类可用品，如寝蓐鼎铭文“王令寝蓐省北田四品”（《集成》2710）；也可泛指事物的种类，如保卣铭文“诞赐六品”（《集成》5415）。邢侯簋铭中的“品”是指人的种类。铭文的大意是周王命令荣和内史分予邢侯官职，赐予臣三种。邢侯簋铭文中，州、𡗗、庸并列出现，都应是地名。州，和甲骨文中出现的州为一地，其地在河南沁阳附近。^[14]陈梦家读为重，以为“重或即《郑语》己姓之董。”^[15]庸，唐兰以为即《诗经·国风》邶、鄘、卫的鄘。^[16]邢侯簋铭文说明周王赐予邢侯的臣是来自州、董、鄘三个地方。又𡗗簋铭载：

王曰 “𡗗，命汝司成周里人眾诸侯、大亚，讯讼罚。取𡗗五𡗗。赐汝夷臣十家。用

事。”（西周晚期 《集成》4215）

铭文中，周王赏赐了𡗗夷臣十家。用事，表明赐予夷臣的目的是为了帮助𡗗处理事务。从“夷臣”的称谓看，这些臣是来自夷地。

西周早期的高卣铭文云：

亚。唯十又二月，王初饗旁，唯还在周辰，在庚申。王饮西宫。烝咸，𡗗（𡗗）尹赐臣，佳（唯）小𡗗。扬尹休。高对作父丙尊彝。尹其亘万年，受厥永鲁；亡（无）競，在服𡗗长疑。其子子孙孙永宝用（《集成》5431）。

铭文中“王饮西宫”是事件记时法，表示铭文所说的赏赐之事发生在“王饮西宫”之年。烝，祭名；咸，结束。铭文的后段可与师簋铭文中的一段相对读，其内容为：

王若曰 “师𡗗，……今余肇令汝率齐师、𡗗、𡗗、𡗗、𡗗，左、右虎臣征淮夷。”（西周晚期 《集成》4313）

铭文大意为周王命令师率领来自齐、𡗗、𡗗、𡗗、𡗗地的军队、左右虎臣征伐淮夷。两篇铭文相对照，可知高卣铭文中的𡗗和𡗗当为一字；𡗗、𡗗、𡗗都为地名。𡗗尹即𡗗地的长官。“臣”后二字，杨树达看成是“雀”字。^[17]不确，当为“佳小”二字。𡗗地有𡗗、小𡗗之别，与《诗经·大东》“大东小东，杼柚其空”，朱熹《诗集传》“小东大东，东方小大之国也”同。

“赐臣唯小𡗗”有两种读法：一，臣是修饰小𡗗的，指赐予来自小𡗗的臣；二，臣是高自称，小𡗗是赏赐给高的人众。第二种似乎更恰合语气、文例。其句式正与上文所引孟簋铭文“赐朕文考臣，自厥工”同。整句意为“赐给我臣高来自小𡗗的人众”。亘，《文选·蜀都赋》：“经途所亘”，吕向注“长也。”鲁，福。“尹其亘万年，受厥永鲁”，意为：尹绵长万年，受此永福。无競，“无与比并”。^[18]服，《诗经·周颂·噫嘻》：“亦服尔耕，十千维耦。”郑玄笺“事也。”𡗗长疑，与召公奭相比较，可知𡗗为地名；长，是官名；疑，是人名。“无競，在服𡗗长疑”应为“在服𡗗长疑无競”的倒装，意为为𡗗地的长官疑服侍，没有人能比并。以此来看，𡗗尹是𡗗地长官疑的下属。“尹其亘万年，受厥永鲁；无競，在服𡗗长疑”实际是高祝祷尹的吉利的

话。可见这里的赏赐之臣来自小樊地。

智鼎铭载：

昔饬岁，匡众厥臣廿夫寇智禾十秭。以匡季告东宫。东宫迺曰：“求乃人，乃弗得。汝匡罚大。”匡乃稽首于智。用五田，用众一夫曰噬，用臣曰寔[曰]胙曰奠，曰“用兹四夫。”稽首曰：“余无由具寇，足[禾]不出，鞭余。”智或（又）以匡季告东宫。智曰：“必唯朕[禾]偿。”东宫迺曰：“偿禾十秭，遗十秭，为廿秭。[乃]来岁弗偿。则付卅秭。”迺或（又）即智，用田二，又臣[一][夫]。凡用即智田七田，人五夫。智觅匡卅秭（西周中期 《集成》2838）。

《尚书·费誓》“无敢寇攘”，孙星衍《尚书今古文注疏》引郑玄曰：“寇，劫取也。”求，《大戴礼记·曾子制言上》“则有司之所求也”，孔广森补注“拘罪人也。”东宫，人名。遗，加。^[19]“余无由具寇，足[禾]不出，鞭余”，是据张经的文章补出、句逗。^[20]“鞭余”意为鞭打我，实际上表示愿意接受惩罚。付，《广雅·释诂三》：“予也。”觅，《玉篇》：“索也。”

智鼎的这段铭文内容可大致今译为：在过去饥饬之年，匡的众和臣二十人劫取了智十秭的禾。（智）把匡季告到了东宫处。东宫于是（对匡季）说“拘捕劫取禾的人。交不出，你匡将受大罚。”匡对智稽首，（加）用五田，众一人，臣三人。说：用这四个人（来赔偿）。稽首，说：“我无法把全部的人交出来，也无法补足被抢去的禾，（你可以）鞭打我。”智又向东宫告，说：“一定要赔偿我的禾。”东宫说“赔偿禾十秭，再加十秭，共二十秭。你来年还没有赔偿，就要给出四十秭。”匡于是又来到智处。用二田，臣一人。共用七田，五人来赔偿。智向匡索要了三十秭。

智鼎铭文中，修饰臣的“寔”、“胙”、“奠”，修饰众的“噬”应当是一类相近的词。从“王在奠”（免尊 《集成》6006；免卣 《集成》5418）来看，“奠”为地名。金文中还有“奠人”（晨鼎铭 《集成》2817），指来自奠地的人。九年卫鼎铭文（《集成》2831）中有“舍……鬯鬯獬皮二、胙帛、金一反（钺）”，意为给

鬯鬯二张獬皮、胙地的帛和一钺的金“卫臣胙胙”，即名胙胙的卫臣；胙胙的称名应为：胙是私名；胙是地名；胙胙即来自胙地的胙。所以，腓也为地名。金文中有“亚”中有“寔”的铭文（亚寔尊，殷 《集成》5567；亚寔鬲，西周早期 《集成》455）。按照铜器铭文的一般规律，^[21]寔应是族氏名。而商周时期族名、地名往往相重，因而可以说寔也是地名。所以，“寔”、“胙”、“奠”皆为地名。据此，“噬”应也为地名。“用臣曰寔、曰胙、曰奠”即来自寔、胙、奠地的三个臣。其用法实际上与邢侯簋铭中的“赐臣三品：州人、彘人、庸人”近似。可见，西周时期的赐臣很多来自外地。

第二，与赐臣来自外地相对，外地的进贡、致送是西周赐臣的重要来源。西周早期的麦方尊铭云：

王令辟邢侯出戡，侯于邢。雩若二月。侯见于宗周。亡述。迨王馆镐京酆祀。雩若翌日。在璧雍。王乘于舟为大礼。王射大鸿，擒。侯乘于赤旂舟从。尸咸时，王以侯内入寝。侯赐玄琫戈。王在岸。已夕，侯赐者（诸）玼臣二百家（《集成》6015）。

铭文中的“侯赐玄琫戈”应当就是“赐侯玄琫戈”的倒装。这里的“者”当通作“诸”，同样用法见于虢季子白盘铭文“命汝司成周里人罪者侯”，“者侯”就是“诸侯”。“侯赐诸玼臣二百家”应是“赐诸侯臣二百家”的倒装，即赐之于邢侯玼臣二百家。我们已经指出玼臣就是贡臣。^[22]周王赐予邢侯的二百家臣是进贡得来的。

又叔德簋铭云：

王赐叔德臣姪（姪）十人，贝十朋，羊百。用作宝尊彝（西周早期 《集成》3942）。

“臣”后一字据字形可隶定为姪，当即《说文》中的“姪”字。^[23]“姪”在此铭文中当通作“致”。姪、致双声叠韵。倭匜铭文“乃师或以汝告，则姪乃鞭千”，“姪”通作“致”。郭店楚简《语丛四》：“至之或至之，至之而无及也已”，刘钊“‘至’读为‘致’”。^[24]马王堆帛书《老子》甲、乙本《道经》：“三者不可至计，故混而为一。”“至”字，通行本作“致”。致，《说文》：“送诣也。”“臣致”是“致臣”的倒

装，意为外地送致来的臣。

第三，赐臣的身份是低下的。留鼎铭文可略见被赏赐臣的身份、地位。从这段铭文可以看出匡季家既有臣又有众。他们在饥馑之年要劫取留家的禾，说明其匡季提供给的生活物品并不是很充足。他们可以被用来赔偿留，地位的低下是显见的。铭文中，匡季找理由开脱，可以想见他不愿全部拘捕、交出二十个劫取禾的臣，说明臣对匡季有实际的劳动价值。

第四，赐臣有“家”与“夫”的差别。在留鼎铭文中，有“臣一夫”之语，修饰臣的词是“夫”。“臣一夫”与铭文中的“众一夫”，和来自甕、胙、奠三臣加在一起是“五夫”。这样使我们明确知道“臣一夫”就是指一人。与“夫”相对的，金文中被赏赐之臣往往用“家”修饰，如：

易_子曰 “遯叔休于小臣贝三朋、臣三家。”（小臣易_子簠铭，西周早期 《集成》4042）

侯休于耳，赐臣十家（耳尊铭，西周早期或中期 《集成》6007）。

白氏曰 “不其，汝小子，汝肇诲于戎工，赐汝弓一，矢束，臣五家，田十田。用从乃事。”（不其簠，西周晚期 《集成》4328）

王曰 “令眾奋，乃克至。余其舍汝臣十家。”（令鼎，西周早期 《集成》2803）

姜赏令贝十朋，臣十家，鬲百人（作册矢令簠，西周早期 《集成》4301）。

这里的臣“一家”，应该不仅仅指臣一人，而还应包括臣的家属和子女，甚至还可能有臣的长辈。总之，以家为单位来赏赐臣，就是把作为主劳动力的臣和以他的所有家庭成员都赐予给被赏赐的对象。“臣一家”指一个臣和他的所有家庭成员，“臣一夫”就是指臣一个人，这应当是修饰臣的“家”和“夫”的根本区别。

第五，赐臣的人可以是邢侯簠铭文中王，也可以孟簠铭文中“毛公”、高卣铭中的“虢尹”一类的贵族。说明赐臣是当时自上到下的一种普遍现象。

总之，这些被赏赐的臣主要来自各地。西周赐臣的身份比较低下。西周金文中的“臣一家”指一个臣和他的所有家庭成员，“臣一夫”就是指臣一个人，这应当是修饰臣的“家”和“夫”

的根本区别。外地的进贡是西周赐臣的重要来源。赐臣是西周时期自上到下的一种普遍现象。

注释：

[1]（宋）朱熹 《诗集传》，第212页，中华书局，1958年。

[2] 张亚初、刘雨 《西周金文官制研究》，第26页，中华书局，1986年。

[3] 王翰章等 《虎簠盖铭简释》，《考古与文物》1997年第3期。

[4] 郭沫若 《弭叔簠及询簠考释》，《文物》1960年第2期。

[5] 裘锡圭 《说“仆庸”》，《古代文史研究新探》，第370页，江苏古籍出版社，1992年。

[6] 黄盛璋 《关于询簠的年代和虎臣的身份问题》，《考古》1961年第6期。

[7] 王祥 《说虎臣与庸》，《考古》1960年第5期。

[8] 郭沫若 《叔簠及询簠考释》，《文物》1960年第2期。

[9] 同[1]，第218页。

[10] 程俊英、蒋见元 《诗经注析》，第915页，中华书局，1991年。

[11] 马承源主编 《商周青铜器铭文选》（三），第191~192页，文物出版社，1988年。

[12] 郭沫若 《长安县张家坡铜器群铭文汇释》，《考古学报》1962年第1期。

[13] 同[11]，第45页。

[14] 王进锋 《卜辞中所见州臣身份考》，《文物春秋》2009年第3期。

[15] 陈梦家 《西周铜器断代》，第82页，中华书局，1988年。

[16] 唐兰 《西周青铜器铭文分代史徵》，第162页，中华书局，1986年。

[17] 杨树达 《焚卣跋》，《积微居金文说》（增订版），第58~59页，中华书局，1997年。

[18] 徐中舒 《金文诂林释例》，《徐中舒历史论文选辑》，第554页，中华书局，1998年。

[19] 同[17]，第40页。

[20] 张经 《留鼎新释》，《故宫博物院院刊》2002年第4期。

[21] 如彝铭中有“亚”中有“醜”的铭文（亚醜方尊，殷 《集成》5563、5564），醜就是族氏名。

[22] 王进锋 《虢尹、国与虢臣》，待刊。

[23] 金文中也有“姪”字，见容庚著，张振林、马国权纂补 《金文编》，第800页，中华书局，1985年。姪，从女从至，或从女从彳。与“彳”（《合集》33705）也作“彳”（《合集》5111）同。

[24] 刘钊 《郭店楚简校释》，第235页，福建人民出版社，2003年。